

名家随笔

花儿次第开

高海平

春天的玉泉山就像一位爱打扮的女孩儿，不能说她天天都在换装吧，至少隔三岔五就给你惊喜。上周日去玉泉山，玉泉公园的早樱已经凋谢，山中的早樱却开得绚烂。樱花谷里，铺天盖地的樱花着实让山友们大开了眼界，颇有醉卧花丛梦寐的异想天开。时隔一周再进山，那个爱好打扮的女孩儿已经换装了。山谷还是那个山谷，树木还是那些树木，花儿却不见了，集体消失了一般。山友们说，多亏上周目睹了早樱的芳容，否则只能等到明年了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赶上就赶上了，尽情地享受那份美好。错过也就错过了，有些事情会有下一次，有些却永远不会再有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玉泉山从来不会让你失望。早樱凋谢了，晚樱粉墨登场，其势头和妆容比早樱的冲击力更强更猛。早樱的花朵是一朵一朵开的，淡雅、清香、自然。晚樱不是这样的，

它的花朵是一团一团簇拥着的，感觉是在争奇斗艳：我开得晚，但是我更娇艳。不管是早樱还是晚樱，皆为玉泉山的主人。游人的眼里，到玉泉山就是看樱花，樱花代表着玉泉山。这也许正是当初建设者打造玉泉山的初衷，这个目的应该是实现了。

也许是审美疲劳的缘故吧，早樱凋谢后，我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了。不可否认，晚樱确实美艳，也还落落大方，但我只是礼貌性地行以注目礼，便把目光匆匆投向山中刚刚绽开的黄刺玫。

黄刺玫是玉泉山中的原住民，野生植物，普通得只要有山就会有它，它是我最早认识的灌木丛花之一。小时候，故乡的山里到处都是黄灿灿的黄刺玫，我们叫它马茹花。它的花朵并不属于我们关注的焦点，秋天结出的红果果才是重点。别看这些小红果，困难时期还救过人命呢。

玉泉山大量种植樱花、碧桃和梅花后，黄刺玫这些原住民，本身就不善于炫耀自己，此时更是没有了存在感。想不到，像我这样的走山人偏偏喜欢。除了怀旧情结根深蒂固外，黄刺玫身上特有的淳朴品质和深厚的山野气息符合我的审美价值。不与外来植物争宠，更无闲心吃醋。正所谓：“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。他横任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”

除了黄刺玫给山友们带来惊喜，野丁香也成了大家追逐的对象。李老师喜欢寻找五瓣的丁香花，她时时强调五瓣的丁香花能带来好运气。丁香花一般都是四瓣的，五瓣或者以上的极少，今天却找到了，而且是在一瞬间找见的。可谓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，李老师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

上周还在欣赏的早樱，此时花儿已谢，果子却迫不及待地坐出来了，绿绿的，圆圆的，像个小铃铛，生长太迅速了，简直在跟时间赛跑。秋哥说，再过两个月就能吃上樱桃了。刚看见坐果就畅想着口福之欲，也太逻辑自洽了。这几年，我们在玉泉山上真没有少吃早樱的果子，黑黑的，像黑豆一样。颜色越黑越成熟，采摘时一定要小心翼翼，否则满手的暗红汁液，嘴巴更是像化了妆的小丑嘴。不能想了，再想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口水。

爱人每到杭州，必去梅家坞，名义上是看朋友，但更要紧的，是看茶，他借用宋代罗大经《山居新话》里“待得声闻俱寂后，一瓯春雪胜醍醐”的诗意，美其名曰“听茶”。十余年来，每年清明前后必去一次，从未间断。家里的茶台上，也会及时更新一罐梅家坞的龙井。今年清明刚过，女儿女婿从美国回国度假，我和爱人也暂歇了手头的事，一家人同游杭州，第一站，便去了梅家坞。

4月的杭州，春光正好。钱塘的水汽飘在空气里，湿湿的、暖暖的，梅家坞就藏在西湖西南的群山褶皱里，被岁月轻轻呵护着，藏了千年的茶事，也藏着时光沉淀下来的清寂和厚重。

爱人的朋友翁先生，一早就来酒店接我们。车子一开进山里，像是闯进了世外桃源。茶山被郁郁葱葱的香樟树簇拥着，护佑着，山坳沟涧，都绕着淡淡的云雾。我们沿着小路慢慢走，听茶园讲故事，听藏在茶里的岁月说话。

听村里人讲，唐宋时期，西湖一带就开始种茶制茶了。那时，很多文人雅士从北方南迁，爱上了西湖的山山水水，寻到这片背靠着山、面临着水的地方，开山种茶，坐下来喝茶论道，茶的味道，就这样在山里扎下了根。到了明代，西湖龙井的名气越来越大。梅家坞气候温润，土是沙质的，山泉又多，种出来的茶格外好，成了西湖龙井的代表。一片片嫩绿的茶芽，顺着运河运到京城，摆在了皇宫的案头上。

清朝的时候，梅家坞的茶事更热闹了。村子挨着茶园建，家家户户都种茶、制茶，村里的人，人人都会一手茶活。岁月更迭，一代又一代的茶农，守着茶山，守着老法子，把茶香传给下一代。

梅家坞听茶

曹爱玲



翁家姐妹带我们去茶园采茶。我们挎上竹篓，戴上草帽，学着茶农的样子和茶树低语。翁家姐妹一边示范一边介绍：“梅家坞采茶，向来都有规矩。明前茶金贵得很，雨前茶也是精品，只采一芽一叶，或者一芽二叶，手要轻，摘得要干净。”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也是对这片土地的敬重。我的指尖碰到茶芽，凉凉的、润润的，带着晨露的湿气，还有山泉的清甜味。

茶园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茶叶被风吹得沙沙响，偶尔有鸟叫声从山涧里传过来，时间好像在这里慢了下来。女婿是美国人，也跟着我们一起采，他弯着腰，认真地摘着茶芽，在满是中国味道的茶园里，倒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。

因为晚上要赶回酒店，新采的茶叶来不及慢慢摊晾，翁家妹妹就用机器先半烘干，然后倒进铁锅里。炒茶的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梅家坞人，雪白的胡子和头发，穿着红色的唐装，很有仙风道骨。他把鲜叶倒进热锅，拓、推、压、揉、抖，一招一式，尽显茶人匠心。不一会儿，茶香扑鼻，青嫩的叶子在锅里慢慢蜷缩、内敛，从软嫩的芽叶变成了扁扁的、光溜溜的龙井干茶，茶香和茶韵都锁在了里面。都说5斤鲜叶才能出1斤干茶，一个采茶的姑娘一天也采不了10斤鲜叶。从采到晾，从炒到揉，每一步都得用心，梅家坞的茶，能香到现在，全靠这份用心。老人说，他炒了一辈子的茶，每一片茶都有不一样的心声。

翁家留我们吃晚饭，就在“礼耕堂”茶馆里，还请了几位去过山西的老朋友一起小坐。主人拿出新炒的龙井，用山泉水煮茶。开水倒进杯子里，茶叶慢慢苏醒舒展，又变回了芽叶的样子，在杯中轻轻舞蹈，汤是淡淡的绿色。茶香清清爽爽，抿一口，顿时万籁俱寂。

翁先生轻摇茶杯说：“自然长出来的好东西，都有它的性子，喝到最后，总会有回甘，这是天地的味道。”女儿轻轻喝了一口，轻声说：“妈妈，这茶里有山的味道。”女婿也细细品着，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：“有青草的味道，还有栗子的味道。”我笑着没说话，我品到的，是万物的自然意趣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厚。

依依不舍辞别梅家坞，衣袖间茶香盈盈，久久散不去。我们在这片千年茶乡，采了春芽，看了匠心，听了历史，和时光拥抱。茶的精气晕到心里，晕到每一个细胞里。愿这自然又有灵性的茶缘，陪伴我们往后的日子。无论行至何处，无论走多远，仍能听见茶语，听见自己的内心。

我的阅读趣味

赵志峰

2008年5月，受朋友启发，我开始读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长篇小说《如果在冬夜，一个旅人》。没想到一下子就喜欢上了。将近20年过去，究竟读了多少遍？不清楚。反正有心情就翻开看一看。其开头两句是这样的：“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·卡尔维诺的新小说《如果在冬夜，一个旅人》。先放松一下，然后集中注意力……”

接下来，卡尔维诺以将近8个页码、4000字的篇幅，洋洋洒洒状写读者“你”为阅读这部新小说而应做的多种多样的准备，包括“最好关上门”“找个最舒适的姿势吧”“调一调灯光”等等好玩搞笑的段落。

我一边看一边笑，甚至哈哈大笑。谁能想到，卡尔维诺这家伙竟然如此自恋，如此狂妄，如此出格，如此得意忘形，居然在自己一部长篇的开头，

以这样特立独行又肆无忌惮的方式调动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甭管他小说后面写得咋样吧，光看这个开头，就觉得好玩，就有意思。我也算是个几十年的资深书迷了，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开头。其实这正是卡尔维诺潜藏着的“野心”。这位惯于通过小说来做文体实验的大师，故意调侃、戏谑，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了叙述，把读者完全带进了他自己的领地。这正体现了他的充分自信，他知道你无法拒绝，无法自拔，根本不会闪避，而是要主动积极地、心甘情愿地，任由他牵着你的鼻子走。

能轻松愉快地进入一部小说，这不正是无数读者所期冀的吗？

从上世纪70年代阅读浩然的长篇小说《艳阳天》开始，至今50多年了，再怎么忙，我每天也要抽时间打开自己钟爱的书，尤其是那些期待一读再读的经典作品。面对这些让人深深迷醉的作品，我总是按捺

不住打开它们的冲动。哪天不读几页书，就像是缺少了什么一样。虽说现在受手机等电子产品影响，碎片化阅读呈现不可抑制之势，但说到底，比起短视频、浅阅读等，面对一本打开的书，深深地沉浸其中，还是我最心仪的。

我喜欢选择多部书同时段读，每本读十来页，然后换着读。比如去年是《围城》《百年孤独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；今年是《尤利西斯》《悉达多》《蛙》。感觉十分好。这样读可以适时换换口味，避免长时间读一本书带来的单调和压迫感，同时还可以对比学习其各自特色。

能心无旁骛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真的是幸运且幸福的。

对我而言，文学就是救赎。尤其是小说这种文体，我不仅读，还通过创作，亲身体验其妙不可言的魅力。

沉下心，进入深度阅读，做深刻思考，并收获浅阅读所没有的趣味，这正是我常年坚持阅读并津津乐道的缘由。

全民阅读